

Luxun

魯色

晚年思想的

当代解读

当代中国出版社



靈靈無計逃神矢風而  
此盤閑故園守立寒  
里空不察我以我血薦  
軒轅 二十一歲時作至十一歲時

竹潛民 著

寫之時辛未年九月也 魯色曰

# 鲁迅晚年思想的当代解读

竹潜民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晚年思想的当代解读 / 竹潜民 著.

北京: 一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1. 7

ISBN 7-80092-852-7/k.160

I. 鲁… II. 竹… III. 文学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K9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8213 号

-----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宁波甬江印刷二分厂 印刷 新华书店 经销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8.75 印张 218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 序 言

王嘉良

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鲁迅思想的异常深刻性与复杂性，历来是鲁迅研究者感兴趣的话题。尽管已有汗牛充栋的研究论著解读鲁迅思想，但无法穷其奥秘的困惑与诱惑仍在不时驱动着人们对其的探索兴趣与热望。潜民兄便是执着于鲁迅思想研究且常有所获的一个。早些年他对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作出新的意义解读，曾使人耳目一新；如今他又把研究范围拓展为鲁迅晚年思想的整体研究，在更广的视域内与更深的层次上把握鲁迅思想的精义，解读其丰富复杂的内涵，便有着无可漠视的意义与价值。

在我看来，对鲁迅晚年思想作出逼近于鲁迅实际的解读，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诱人的题目。这不独在于：作为一位成熟的思想家，鲁迅经长期探索、积累而成的对社会、对人类、对民族的智性思考至晚年必更趋于丰厚，对其作出认真的开掘与总结，当更有利于后人接纳这一份宝贵的思想资源，而对于鲁迅而言，则盖棺定论，其晚年的思想实践对于其一生的思想发展、最终归宿论定的重要性，也是不待论

证的。同时还在于：由于鲁迅晚年思想的复杂性，对于鲁迅“晚年”这一特定时段内思想复杂状况的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着歧见，此种歧见还因近年来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得更为突出，从而使得这一问题的探讨显出更富现实针对性。由是，对此作出认真有益的探索，无论是就澄清某些学术观念，还是就深化鲁迅思想研究而论，也许都是更为重要，更具实际意义的。

对鲁迅“晚年”（或称“后期”）思想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以下两种明显相左的观点。

一种是从思想发展的角度，论述鲁迅后期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认为其时他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因而在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方面均迥异于前期，其思想当然也超越了前期，而显出更大程度上的先进性。此说由瞿秋白率先提出，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认为，后期鲁迅完成了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个体主义到集体主义的两个伟大转变，而“历年的战斗和剧烈的转变给他许多经验和感觉，经过精炼和融化之后”，其提供的思想“对于我们是非常之宝贵的”。毛泽东对鲁迅的思想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赞扬其后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精到性：“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种极具权威性的论断对

鲁迅的思想研究显然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建国后的鲁迅研究者长时间在讨论鲁迅的世界观转变（包括转变的时限、转变的幅度等）方面下功夫，显见这一问题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而众多的鲁迅研究论著对“世界观转变后的鲁迅”思想的论述，几乎都是对一种经典理论的阐释，虽然讨论问题的角度、方式有所不同，但所得出的结论却是大致相同的，即都认为鲁迅的后期思想超越于前期，其时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不独在思想方法上已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而且在思想观念、政治立场上也已同无产阶级革命取同步调，因而这一时期鲁迅的思想显示出特别重要的意义。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谈论世界观的转变对于确定鲁迅思想的价值并无多大意义，而且鲁迅终其一生有无转变世界观都是一个问题，因而无须在这一问题上过多纠缠。此说在建国前的鲁迅研究中较为流行，显然是对瞿秋白提出的著名论断的一种反拨。建国后此说影响已甚微，但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世界观的指导意义已不再争持，而且即便鲁迅世界观已有转变，也有意见认为其“转变”前后的思想价值判断也应突破原有的定论。此说的理论依据是，论定一种思想或一个思想家的价值，最重要的是要看其是否具有思想的原创性，即思想者基于其对现实与历史的独立思考，发挥其创造性思辨能力，去“发现”一种有价值的思想；如果某种思想以一种既定的“原理”为指导，则不

论其对“原理”解释得如何充分，发挥得如何精到，仍不能使其超越“原理”而获得更高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思想家的鲁迅，重要的是要看其提出的思想是否具有创造性，至于有无某种世界观为指导，自然就不那么重要了。就鲁迅而言，其后期思想固然有诸多创造性发现，但其前期提出的以“立人”为根本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其在前期创作中蕴涵的诸多重大的历史性“发现”，都带有思想的原创性，充分证明了前期鲁迅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价值。因此，前后期鲁迅思想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所在，无须特别强调后期思想的意义。而且，随着近年来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观念的逐渐淡薄，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艺与左翼作家的评价已出现大幅度倾斜，而鲁迅晚年是以左翼“盟主”的身份领导着左翼文艺潮流，他在其时的思想与创作自然也会同以前有很不相同的评价。比如，鲁迅后期以杂文创作为主，就有评论者认为，这是在作无谓的思想斗争，证明了鲁迅的创作力已经“衰竭”云云。此种不和谐音符，在鲁迅研究中是时有所闻的。

上述两种基本观点，孰是孰非，很难遽然作出判断。不同的价值标准原就可以对一个人的思想作出不同的价值评判，更何况鲁迅晚年处在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里，其思想呈现着非常复杂的状况。一方面，鲁迅前后期思想的“转变”，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有人否定这种转变，却并无足够的理由说明它；但另一方面，鲁迅的思想

的确也存在着前后的承续性、一贯性，其前期思想同样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因而对后期思想超越性的论说必须有一个“度”的把握。一方面，鲁迅后期加重了现实参与精神，其思想强化了政治意识与阶级意识，显示出更强烈的实践性与战斗性；而另一方面，此种思想实践性是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里展示，包含历史的必然性与实现这种必然性所难以避免的局限等诸种复杂因素，从而增加了对一种思想资源解读的困难。正由于面对如此复杂的状况，对鲁迅晚年思想的解读，采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方式，显然是不足取的。单纯用世界观转变的理论固然难以说明鲁迅晚年思想的全部复杂性，用一种价值观念否定另一种价值观念从而推导出晚年鲁迅思想的许多“弱点”，肯定也会陷入片面性。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从鲁迅的思想实际出发，并将其置于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揭示历史要求与实现此种要求之间的关系，充分论述鲁迅面对中国、面对世界、面对人类乃至面对当时复杂环境所作的种种独创性思考，准确评说其思想在当时的作用及对后人的教益，从而论定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价值所在。时至21世纪，经过几代人的辛勤探索与研究，我们已经有了对鲁迅的比较全面的认识，在方法论方面，我们已不再拘泥于某种单一的研究方法，可以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理论思辨把握研究对象，融通思想研究中种种于我有用的理论与方法，有这样深厚的研究底子与可资借鉴

的条件，我们必能在鲁迅思想研究——尤其是晚年思想研究方面走出坚实的一步，取得较前更为深入的卓有成效的理论成果。

在已出版的众多鲁迅思想研究论著中，潜民兄的这本鲁迅晚年思想研究专著，无疑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与理论思考，因而便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本书除选取“晚年思想”这个独特的研究视角在鲁迅思想研究领域里独辟蹊径以外，还在于从“当代解读”的视点切入，贯注了著者对体大精深的鲁迅思想鲜明的当代性思考。这便体现了新世纪鲁迅研究中一种敢于拓展、敢于创新的精神。其读解，首先敢于面对当代鲁迅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不回避鲁迅研究中的种种困惑，并从思想家的鲁迅晚年八个方面的难点和矛盾着手，然后逐层解剖，不独思路清晰，而且敢于解疑问难，书中提出并加以论析的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的确能促人深思、启迪心智，如对鲁迅和抗日统一战线之间的龃龉、鲁迅“散兵战”的战术意识、中国国民性“原点”和“密码”、鲁迅为何被“利用”等问题的剖析，均具有很强的思辨色彩；对于鲁迅晚年思想的独特性把握，不作割裂的机械的论述，而是将其置于鲁迅思想整体背景下予以考察，从中凸现一个时段思想的独特品貌，既避免了片面性，同时又能使其得到更准确、科学的认知与把握，如对晚年鲁迅虚无主义情绪的分析，即是如此；而阐述鲁迅晚年思想的创造性价值，突破了以往单一的政治化观念，注重从角色、意识、文化

多个层面探索其创造性意义，同样有利于对一个思想家丰富思想资源的开掘。这一切都体现了学术研究中所贯注的清醒的当代理性精神。自然，学术研究中的所谓当代性，是指研究者以当代立场、当代眼光、当代知识结构研究学术问题，作出与当代思潮、当代观念相契合的研究结论。但当代性并不应该排斥历史性，研究者只有坚持当代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才能更本质地把握研究对象，尤其是当其研究对象为历史问题或历史人物的时候。潜民兄对此似有较深的体悟，他在探讨鲁迅晚年思想这个历史性命题时，便坚持了当代理念与历史观点的结合，既不随意地否定几代鲁迅研究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又以当代眼光与历史眼光的交融互渗、当代性阐释与历史性把握的融会贯通，使一些原本复杂的理论问题得到了较为圆满的回答。如鲁迅晚年思想中日益加深的政治性、阶级性倾向问题，鲁迅在复杂政治纠葛中所遇到的那些是是非非等，对这些问题如果只作非此即彼的解释，显然难以说清，也很难做到令人满意。他在解读这些问题时，便将其置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探讨其在当时发生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力图为鲁迅30年代的政治角色作科学的定位，并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问题的实质性内涵，也不避嫌鲁迅的某些不周到之处，从中找寻有益于今人的思想教益。如是处理，坚持了学术态度的严谨性，也显出本书在理论开掘上所能达到的深度。

总之，潜民兄的这本鲁迅研究专著，在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里辛勤探索，提出了不少启人深思的见解，回答了鲁迅研究中诸多有待探索、解答的问题，肯定会受到鲁研界的关注。他从事这一课题研究已经历了很长时间，投入了大量精力，可见取得如此厚实的研究成果，委实是来之不易。对于他如此执著于鲁迅研究事业，我表示由衷的敬佩；对于他研究专著的出版，也自当表示热忱祝贺。他要求我为他的专著作序，实在写不出高深的意见，只能拉杂写下如上不成系统的感想，以求教潜民兄与明敏的读者。

2001年7月于浙江师大

# 目 录

序 言 .....	王嘉良	1
引 论 对鲁迅晚年思想中难点的理性思考 .....	1	
鲁迅：久盛不衰的热门话题——对固有思维定势的质疑——面对鲁迅晚年思想的矛盾和难点——鲁迅是个谜，鲁迅是个海——“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上篇 角色选择论		
第一章 “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 .....	17	
对鲁迅革命家定论的种种挑战——怎样判断鲁迅的政治选择：行胜于言；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溯源——革命家的两种不同类型；鲁迅同卢梭、伏尔泰的类比——鲁迅心理素质的多元基因；先行者恪守自己的田园。		
第二章 “不宽恕”背后的隐性密码 .....	36	
“一个都不宽恕”：他人说不出的语言——“不能只说爱是伟大的，憎也是伟大的”——一个不为人了解的“隐性密码”；鲁迅和		

“统一战线”之间的龃龉——坚定性和灵活性的碰撞；多疑：一种可贵的审慎；为了启蒙、砥砺和鞭策。

**第三章 党和鲁迅：认同和超越 ..... 56**

避不开的敏感话题——激进的“红色30年代”；鲁迅、纪德、罗曼·罗兰——为晚年鲁迅的政治角色定位：共产党的诤友；剖析“才子+流氓”个案——毛泽东同鲁迅的精神遇合；毛泽东对鲁迅的误读。

## 中篇 意识选择论

**第四章 “散兵战”：鲁迅的战术意识 ..... 79**

“我是步兵，和你炮兵的法子也许不见得一致”——假如额头上贴上“革命”标签；懂得“生命第一”的含义——“特立独行”的行者；“现代武器”和“原始武器”的分野——书斋：鲁迅的主战场；鲁迅赞同多种多样的战术。

**第五章 “拿来”意识的开放建构 ..... 95**

站在当代理性高度返观“拿来主义”——毛泽东和鲁迅对外来文化选择意识的异同；博大胸怀和无畏胆识的同构——以我为主，但不是“万物皆备于我”；鲁迅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批判——用先进的外国文化冲击中国封建社会的神经中枢；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探源。

**第六章 “从外国药房里贩来的一帖泻药” ..... 115**

思想家的鲁迅奉献给我们民族的最宝贵的财富——传教士和“西方话语霸权”；解开“冯骥才现象”之谜——中国国民性“原

点”探秘；回到鲁迅自身去寻求答案——“自欺欺人”的双层结构；对戴季陶、张资平透骨剔肌的剖析。

## 下篇 文化选择论

第七章 从“救救孩子”到“我要骗人”心路历程 ..... 143

“不当文学家和美术家”的深层意识——鲁迅和曹植能类比吗？在品尝了文化苦酒以后——“一箭之入大海”式的悲哀；没有骗过孩子的人，或者还有？——鲁迅同虚无主义的抗争；深刻的“悲观主义”和肤浅的“乐观主义”。

第八章 文坛和政界、商场有不同的游戏规则 ..... 159

坚持文坛独特的价值标准——令人惊悚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关系史；“我没有见过用阴谋除去文学上的敌手，便成为文豪的人”——哈哈镜下的十里洋场文坛；“你刀我枪”世界中归属的困惑和无奈——不同价值取向的互相错位和制约；文学家和政治家的默契分工。

结 论 对鲁迅和鲁迅研究三个基本问题的看法 ..... 181

多棱镜下的鲁迅——经不起推敲的“神化论”；有失偏颇的“圣化论”——鲁迅被“利用”原因初探；一枚硬币的两面——为现实与纯学术之间的两难选择；“新儒家”的沉浮；从《祝福》看鲁迅的儒学观——全球化语境下的鲁迅；鲁迅与人民同在，与青年同在。

## 附 集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评价问题	211
从一部书看鲁迅研究 ——读《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	238
儒学无法推动现代化	244
从“儒学自恋癖”到“世界中心情结”	252
后 记	259

## 引 论 对鲁迅晚年思想中难点的理性思考

鲁迅：久盛不衰的热门话题——对固有思维定势的质疑——面对鲁迅晚年思想的矛盾和难点——鲁迅是个谜，鲁迅是个海——“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我之所以选择“鲁迅晚年思想”作为我的研究课题，主要原因是我感到鲁迅晚年思想中有一系列矛盾，有不少学术界一时还解不开的难点。

鲁迅的话已经说得够多的了。新世纪第一年的9月25日，是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诞生120周年的纪念日，而说鲁迅的历史大约也有80多年了。虽然鲁迅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鲁迅仍然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开路先锋，因而鲁迅的研究也总是久盛不衰。世纪之交评选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鲁迅和《呐喊》荣居榜首，《彷徨》也名列前茅，这说明鲁迅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始终没有变。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近20年来，文坛上有好几次鲁迅成了热门话题，差不多每隔10年就有那么一次吧，这中间多少有一些不利于鲁迅的言论，如1980年前后出现过“神化鲁迅”论，认为“文革”期间鲁迅以至尊至上的“神”的形象出现在中国人面前；1990年前后又有“圣化鲁迅”论，反对按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解说鲁迅；而到了世纪

之交的2000年，以《收获》杂志“走进鲁迅”专栏里的几篇文章为标志，甚至还形成了一个“非议鲁迅”的小小高潮。这原本也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鲁迅去世60多年后还有那么多的人喜欢谈论他的话题，这本身说明了鲁迅的魅力所在。如果现在没有任何人再议论鲁迅，那倒真的是说明他已经“落伍”了。这议论的本身确实也有不少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将他们的意见一笔抹杀是不妥当的，对此，人们的心态还是宽容一点好，不必认为这种议论就一定是反对鲁迅，动辄就起来“捍卫”鲁迅，其实真正大师的价值自然存在，是用不着煞费苦心去捍卫的。

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对鲁迅非议的言论也影响了一些青年（有的还是学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学习和认识鲁迅，他们并非非议鲁迅，更不是否定鲁迅，而只是同鲁迅产生了隔阂，对其敬而远之，对他的作品不感兴趣；有的人实际上没读过鲁迅多少文章，却觉得鲁迅也没啥特别了不起。笔者执教于大学讲坛，经常在课堂上讲讲鲁迅，就有学生对我说：“老师，鲁迅的作品我们读过不少了，已经懂了，你少讲一点鲁迅，多讲一点其他作家和作品吧。”我平时写一点鲁迅研究方面的文章，也有人对我说：“鲁迅还有必要花那么大力气研究吗？你还不如研究研究其他作家呢。”……

这种现象也许比“非议”和“否定”鲁迅的言论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难道说，一直被青年视为光明导师的鲁迅，现在真的已经失去了青年；“说不尽的鲁迅”，现在也终于被说尽了吗？对此，我不禁陷入了沉思。自然，“五四”以来我国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作家，他们都为现代文学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作家的作品，犹如山涧的清泉，清新可爱，各有价值，漠视它们或随意否定是不应该的，进行研究和介绍也完全必要；但是，小溪甘泉无论如何是无法同长江大河相比的，而鲁迅，却正像长江大河一样浩瀚广阔。你虽然在长江